



寶日堂初集卷之八目錄

論

聖人通變於未窮

癸丑會程

明主成功必取於人

壬戌武會程

經正則庶民興

癸卯鄉試

人君任人以責成功

甲辰會試

天地為大父母論

甲辰館選

行天下之大道論

閣試

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論

館選



同寅協恭和衷論 巳酉散館

四維論 館課

駁文中子好詐論 館課

煥然文物可觀 考卷

機論 爲遼事作

治勢論

渙羣論

強兵論

陳常論

好生論

分羨論

策

論權 代梅長公壬子山東程

辨才 代梅長公

狂愚 代梅長公

道術 代王浦鶴巳酉四川程

兵法一 壬戌武場程

兵法二

寶日堂初集卷之八目錄

寶日堂初集卷之八

華亭張 萬世調甫著



論

聖人通變於未窮 癸丑會程

天下嘗變也亦嘗窮也聖人操不變之主以制其變故閱萬世而不窮何也聖人非能因時為變也因時為變者窮而變變而又窮此千百世轉窮之局也聖人之變生乎心心通乎千百世之上下而神明其道因其固然而制其所必然天下不知有

聖人之變而聖人第默以其心轉旋乎天下萬世  
聖人之所爲變者自有天地以來終不能變也不  
能變因不能窮而遂以其通變歸之於聖人故曰  
時極道窮理當必變聖人通變於未窮者堯舜是  
也說者曰皇帝王伯之世變也忠質文之時變也  
上自三代下觀叔季凡朝家之紀綱天下之風俗  
無日不變也今得聖人而挽之將世盡三皇乎人  
盡粟陸大庭乎紀綱盡結繩風俗盡鴻濛太古乎  
雖聖人不能也夫時必有極時之常也道必有窮

道之常也時可知道可推明智之人或可按局而  
述營之以使之通而何獨藉聖人爲聖人時未極  
而爲之不可極道未窮而爲之不可窮以其心之  
不極不窮者而通變之不因乎時而爲時主不乘  
乎道而爲道始通天地之神化正萬物之性命立  
國有常制衆有經皆無所倚著之作用不動聲色  
之變化聖人變而千萬世之民習以爲常惟民習  
其常而後知聖人之妙於變聖人通其未窮而千  
萬世之民自不見其窮惟不見其窮而後知聖人

之妙於通何也聖人固操其不變之主而立於未窮之先者也蓋天下之勢有盡一代偏一國更數十世而必窮者有綿歷萬古而必不窮者必窮者雖造化無可奈何而常賴有必不窮者以爲之綱維支拄使乾坤得以不毀夏忠而野殷敬而鬼周文而僿此一代之窮也君君臣臣父子子聞人世而未有錯足者萬古而不窮也尊尊親親者流於弱尊賢尚功者流於篡此一國之窮也然篡與弱之世而斯民猶且直道而行使仲尼因得以行其筆削者萬古而不窮也西漢窮於外戚東漢窮於黨錮唐以藩鎮宋以夷狄此數十世而一窮也然而經制猶故法令猶故郡縣猶故官司猶故社稷郊廟猶故其與人國相終始者萬古而不窮也夫其窮者皆時爲之故通一變即伏一窮救之所由即敝之所起盡千百年聰明之主顛倒於時勢之中而不能出其範圍若其通萬古不窮者世人盡以爲富然而不知開闢聖人已變化而默成之令萬世曉然明白熙熙然竝安於其塗是故茹毛而

寶日堂初集卷之八  
燧食也草木衣而冠裳也巢穴而舟楫階茨結繩  
而文字也教稼穡而五穀教逸居而五倫教什器  
而工作也諸如此類皆計之甚周而爲之處置甚  
悉至於今郡縣而治者非所肇之十二州乎前爰  
書而爲律爲令者非所畫之象乎冕藻而來同萬  
國者非五瑞五等之儀乎漕輸而陸輓者非程秸  
絲枲之制乎秦壇升中九廟灌鬯非類禋歸格之  
典乎權衡斗石非重華之世所同乎樂非韶舞非  
萬乎辟雍黷序非教胄之功令乎元愷登而後世

知賢人之當進四凶放而後世知不肖之當黜堯  
舜之所行亘萬古無能變也萬古無能變故萬古  
無能窮令無堯舜以先爲之通而天下之窮也久  
矣然則世之不能不變而不能不窮者時也通其  
變而救之非通變之所能救也惟其不變而不窮  
者堯舜操之以闢天地而肇其文明以提人心而  
開其渾沌即其間時各有變而此獨不可變變則  
不成其爲世也代或有窮而此獨不可窮窮則不  
成其爲人也此聖人之所爲通變於未窮吾獨歸

之堯舜也而堯舜非有心也夫天地間無日不變也草木之榮枯也人物之壯羸也寒暑晦明之代禪浮雲羣馬之往來也日日變而日日新故爲天地之化生而不窮天地不知所爲變而化化生生固自如此聖人亦不知所爲變而開物成務亦自如此天地固不能使榮不枯壯不老暑之不寒而晝之不夜也聖人亦不能必後世之不窮於時而第聽其通窮通而常不失吾變通之意聖人曰吾之精神常在也後世之人其精神與我不相遠也從吾所範圍之中而綢繆之補綴之時變日新而心之變又日生而不已若然則萬古皆中天也而又何病於時之窮由此論之後代之所爲窮者皆不得謂之窮有聖人之通變皆可以不窮也分王之策行而七國可以無叛徙戎之計伸而五胡可以無擾原十六衛之說用而唐兵可以無變蓋聖人通其本明者通其時變而得聖人之意則更張改絃處皆不朽之精神故往聖之成規可從裁革而後王之紕政可資補救聖人心上之經綸固



自活潑政不在守已陳之物而膠不變之柱也若夫新莽之周官安石之新法皆泥古而不通於時商鞅之變法則又挾智而不通於衆是以愈變而窮愈甚蓋從時勢起變者時變無盡而爲變者有方故執典要則礙世局而憑臆見則礙人情夫容知性地之變亘古今不能出其範圍者哉吾於是益信聖人之通變者大也雖然彼三子者亦當變通之時矣而獨惜其爲三子之變不合於聖人之變遂至以變而誤國夫國家不能無不變之治也從古以來前代不變而窮故後代變之至於後之窮也亦復然而乃追嘆前代之無聖人夫聖人非常有而天下事終不可以不變則窮而知變猶愈於任其自窮也

明主成功必取於人

壬戌武場程

善用兵者必審於其所取夫明於所取而戰勝於國福生於敵者大將之事也然而成功必歸於明君何也君與將同功而異事異事而同意將之所取在克敵而君之所取在無敵於天下克敵者取

於敵而無敵者取於天下人之心然其意皆以與而爲取夫惟以與而爲取故人自至而我用之管者太公之論鈞曰君子情同而親合親合而事生之夫情同則人莫得而異也親合則人莫得而離也莫得而異且離此事所由生而人之所以自至也故太公佐文武而稱仁義之師孫武子得太公之情者也作十三篇而終之以用間以爲微哉微哉非聖智不能用非仁義不能使夫用間者能使敵情皆輸於我而我可因敵之人以成功此孫武子之意也然不受爵祿百金而知敵之情此特用間之方而非其精微之至蓋至精微者順人之情而人自至焉故用之道在乎微密潛藏夫微密潛藏非特敵人莫得而知之即三軍亦莫得而知之非特三軍莫得而知即吾所取之人亦莫得而知此其爲非聖智不能用也今按孫子而言之不過曰因間也內間也反間也死間也生間也而吾以爲惟太公不言間而深於間此其爲精微之至也古來間如孫子者亦多端矣然皆外取乎其人而

內取乎其心晉侯稱舍於墓而入曹秦人坎血加  
書而歸秦師此因其懼而爲間也晉用析公而繞  
角之後勝其用雍子也而鼓城之後勝此因其人  
而爲間也越患吳師之整使死士屬劍於頸以駭  
吳師遂大敗吳此因其心動而爲間也韓魏齊楚  
謀趙襄子患之張孟談乃躬耕於野而使其妻之  
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  
此又以其身而爲間也宮他亡西周之東周馮睢  
使人操千金遺之書而東周侯立殺宮他此又借  
其人之反覆以爲間也燕圍齊田單使人宣言曰  
吾懼燕人剗吾所得齊之卒也又曰吾懼燕人掘  
吾城外墓燕人如其言而齊怒十倍遂破燕師此  
又借其殘虐固我士心而爲間也趙奢救武安堅  
壁增壘以示不進秦間入趙軍奢善食而遣之乃  
卷甲疾趨而解闕與此又借其來間之人而爲間  
也若夫馮亭以地而間趙應侯以馬服君之子而  
間廉將軍王翦以嬖臣郭開而間李牧廝養卒以  
張耳陳餘欲自立而間燕將出趙王此其間亦何

勝窮而總之間莫妙於漢高帝高帝捐千金而間  
亞夫烹酈生於鼎而疾擊破齊此特曲逆淮陰侯  
之間耳不足爲高帝間若夫三章約而吏民安堵  
擊楚之殺義帝者而諸侯王響應取於天下人心  
之動而遂有天下此所謂太公之法順人之情而  
人自至者千古帝王所以後使羣動而不專以一  
用間爲事是故明君之成功也外取於人之至而  
尤必內取於其心之動敵人之心即天下人之心  
也天下人害極而思利明君以其利者取之天下  
人奪極而思予明君以其予者取之天下人苦於  
殺而明君以其不嗜殺者取之天下爭欲去虎口  
歸慈母而明君以其慈母之道取之夫我不能取  
則敵人也我能取人則天下之人皆吾人也昔者  
漢光武之取西河也下尺一詔而人皆以爲天子  
明見萬里唐德宗之赦奉天也引咎罪已而武夫  
悍將流涕而不自禁光武收人心於絕域不相吞  
之國而德宗感旣潰之遺氓消難馴之悍鎮此其  
鼓舞妙用皆乘其心之動而取之遂以恢疆土而

復舊業此即不可言間而所爲深得取人之術者  
皆是道也夫制天下猶轉大木焉邪許勞而機則  
逸也制其機而人自爲我用至人自爲我用而吾  
即以其用用之是以成功而天下安太公曰同天  
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成  
湯討桀而夏喜悅周武伐紂而殷人不非行此道  
也故曰明君之成功必取於人若夫兵法用間之  
說或智將用之以成功或愚將憑之以傾敗唐李  
衛公已言之此明君之善將將必師孫子之意溯  
太公之源而務施仁爲取人之本是以上與漢高  
比烈而次亦不失爲光武德宗也

經正則庶民興 癸卯鄉試

夫觀世而救弊者本也變習而歸源者機也世之  
所趨非本弗一習之所淪非機弗啓故衷於本者  
不可紛以岐路投於機者不可衡以習故操一而  
化岐提本而迎機斯明道之丕準而振世之正律  
也與蓋嘗觀於本者一也經也旁門偏出紛紛攘  
攘變之數也經之道善幻者不能易善解者不能

剖其立若鵠其衆嚮之謂也其明白若日星其標  
是非之謂也一也夫鳥還山集谷意南而南意北  
而北意於一也夫鳥集之有南北也鳥之經也夫  
人不安於僑而安於家僑不一而家一也人以家  
爲經也冬知裘夏知葛陸知車水知舟無弗知焉  
無弗經焉知其經者率於經也蚩蚩之衆日何以  
視耳何以聽手足何以持行由其經則衆之■也  
不由其經則天之刑民也試指塗人而語之曰而  
無視聽而無持行而其爲刑民也則未有不愀然  
悲者也此其憤發自好之性可知也此機也觸其  
機焉則興也相臨而以君臣相親而以父子相接  
而以妻子兄弟朋友此亦庶民之裘葛舟車也目  
之視耳之聽手足之持行者此也何知其義而臣  
不敢以先君何知其親而子不敢以傲父何知其  
序別信而夫婦之唱和兄弟之疾徐朋友之疎密  
執途之人而盡曉之迄莫知其故也此吾所謂經  
也合於經則安不合於經則不安合於經則隱隱  
而欣不合於經則一時恣睢而平旦不勝其內戚

此機也觸其機焉則興也今夫拂經者曰仁義大盜資啍啍亂天下是斲其根也楊權詭使綜覈名法蝕經之精也一毛自憐突頂不顧其於經之藩又兩決也彼愚民者聞其風而悅之然人不甘受盜蹠之名而甘曾史之名則仁義之猶存也知軒虞之爲盛德而桀辛之爲毒鷲也則名法未浸于人心也童子臨絕壁而不惜引手下之不愛僂之指而愛已之指則是爲我兼愛又非其所大樂也此機也觸其機焉則興也貧兒繫珠而窮遊而不

知神珠之非外得也亡子之離家而皇皇焉冀建鼓之求也人心不幸離于經而莫知解免之路則彼亦不勝其自苦我欲脫其所苦而予之以其所樂提其所忘而不忘者而還之以自有之故標愛流仁敦恪著義而民乃始稟法脩程不迷于聖智道德齊禮誨中訓和而民乃始含其醇德不澆于慘苛胞與示寬謹守訓約而民乃始剖破方隅同彼我于渾噩蓋樹招招之標者拾衆決之的振滔滔之流者疏百川之源挽末世之靡者敦彝教之

寶日堂初集卷之八  
初故曰本者世之趨也機者習之移也書不云乎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凡厥庶民是訓是行肖物而  
正率性而興是謂堯舜之經嗟乎文武沒而孔子  
以春秋正之其權隱沒後百餘年而孟氏以空言  
救極敝則并其權不存焉然至今而民猶謂之如  
日中天也孟氏廓如之功其興萬世之庶民也與  
此又千古道脉之大本大機也

人君任人以責成功 甲辰會試

治天下有體焉審于其所寄而不自弛其所主夫  
寄者衆集者也主者獨制者也逸于身者以寄而  
辨倚于衆者以獨而操故任能者御世之術也而  
攬成者無爲之徑也天下人各一精神各一才局  
而精神之所至才局之所極天下人盡馬也而人  
主轡焉是故不可以無制任而制是繫驥也成而  
制是蹤指也故計莫逸于委任而權莫重于省成  
此任人責成功之義也蓋日薄星回穹天以之紀  
物山峙川錯后土以之播氣天地且不能離日星  
川瀆而爲官爲府也五行合而成今四時合而成



歲天地之功也日星川瀆不能有其成而天地則以生以成天地主之而有以寄之也今夫君雖離朱不能遠見也君雖俞兒不能遠聽也縣丈二之組而後使萬靈剗挽四虛則非其力也高拱聞聲而欲戶撻入荒則雖堯舜不能鞭日馭而歷薄海之外入窾輿之內然人主旋而見纒而聞蒿宮茨陛而運天下如承蜩者非人君之能而人君之能各有所寄也夫人者所以寄人君之能者也衆耳聰于一耳也衆目明于一目也衆人之精神才局

賢于人主之精神才局也然人主不動聲色而有以制之故夫責其成者人主也今夫治家者猷畝之封洫牛馬之孳牝芟蒿之克陳不勝校也數顆程粒日啓其困橐而量計之所守不過千金而人已知其無餘矣彼封君之治家也置之督委之亞旅而吾第謹鑰而時按簿焉此朱公之所以三去其千金而富埒于齊也治天下之體何以異此明主之任人也曰爾其水土爾其播穀爾其司徒爾其刑弗率其毘之切也曰汝其舟楫鹽梅罔予弃

其慰而留之也曰罔不若時困我也彼其君視其身若嬰兒手足之不能持行若盲者之取路于人若涉淵水而未知攸濟故其臣亦濡手足焦毛髮而趨之臣之任其事也日益勞而君之成功日以逸然猶謂君而逸不足以訓天下故以其攬斷寄之于責成三載黜陟虞之徽繩不解也五服時巡六計弊于太宰成周之象回未錯也任之綦重責之綦奢以一精神磨衆精神以一才局程衆才局人主耳目不役而禮樂自興風俗自清刑政自平

甲兵自寧則豈非審所寄而任人之明效歟蓋昔者堯試崇伯迄申圯族之誅堯非不任也任之而以成求之崇伯無以應也故誅之當時堯不儉于明也昔者湯相保衡終其世而畀以不類之孫至于桐宮冕服晏然專之而後知湯之責成于尹者厚也彼二聖者或任焉而誅不旋踵或任焉而以一冉世界之聖人之任人大抵有以主之而不亂也蓋臣猶舟也君操之心則其柁也臣猶車也君馭之心則其轂也明則卑亂不能淪也公則衆多

寶日堂初集卷之八 十五  
不能移也無私而明無私而公清心任賢泰交和  
同柁不移而轂定也此又任人責成之本歟

天地爲大父母論

甲辰館選第五名

夫造天下之命者有博愛有獨愛博者畜天下而  
獨者嚴人主蓋人主者代天而行其愛故天以天  
下之愛獨愛之夫人主而能愛天下則天之愛行  
人主而不能愛天下則天之愛不行至于愛有所  
不行而人主亦重負天矣負天者天所必創之數  
也然不謂其終不愛于天也凡順祚者易知而逆

成者難測人主不徂其所易知而深懼其所難測  
故能體默默之衷以愛天下而天之愛已獨注于  
人主蓋人主者父母天下者也而天地者又父母  
人主者也然人主之父母天下與天地之父母人  
主微有異天下人謁所欲言人主靡弗聽也叩所  
欲得人主靡弗報也生之育之煦之沫之其愛也  
以順而爲道故人主無所不愛而愛亦無所不博  
若天之愛人主不錫之以昌熾而錫之以怪怒不  
佚之以弘多而懲之以臆朕不提之以再三而駭

之以萬一故昌熾者微而怪異者厚也弘多者簡而臆朕者巨也再三者畧而萬一者詳也夫天之愛人主大抵如此矣然而其愛也嘗獨人知愛之爲愛而不知不愛之爲愛愛之爲愛是父母撫摩之顯德不愛之愛是父母督過之微恩天實未嘗斤斤焉簡天下善者福之廢者起之而第報人主若執券而不爽毫末令終其世畏我而愛我所愛之民嘻天之愛天下亦博矣而其愛人主亦獨矣夫愛之獨也正其妙于博而化工之最微最巧者也蓋昔者太戊之桑武丁之雉二聖人非獲戾于天而天故示之儆也天之意以爲與其過而佚之寧過而懼之懼出于聖人是增修之藉也懼出于中主是補苴之藉也故當時治民多祇懼而殷邦迄嘉靖天固愛商之天下而曲以成二聖也故曰獨愛以嚴人主者父母人主者也博愛以畜天下者又父母天下者也此之謂天地大父母夫父母生我而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仁也仁在君心養之如穀種勿使有戕沛之若河決勿使有隔無戕

無隔而天地之復在我矣斯又所爲大父母者哉

行天下之大道論 閣試

道者衆人之所行也非聖賢豪傑獨行之然世之言者必曰聖賢豪傑大而衆人小也道有大小乎曰行之者固然夫以衆人行之則見謂我以聖賢豪傑行之則見謂衆人行其我則小也行其爲衆人則大今夫指天下而言道則天下自有道而我行之非我別有大道也我行天下之道則謂之行大道食菽粟而能真飽也非飽者自有菽粟也望

五都而至之其至者亦衆所望之五都也見謂獨飽則味必異矣見謂獨赴則塗必異矣此非天下之通觀也今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盡人身皆道也彼凡民者以爲我之耳目手足也而殉之以聲色殉之以便佚則一身成險徑矣其以爲衆耳目衆手足之有其常也而我務安焉則聖賢之所以得康莊也君臣之相臨也父子之相親也夫婦昆弟朋友之相接也人處乎中如冬必裘而夏必葛焉其又以爲我所習而無奇者而蕩焉爲風波之

寶山堂文集卷之八  
民聖賢則曰人生而離乎是則禽獸也我各循其分以求率乎所當然而道天下以蕩蕩平平之教而已是則聖賢之所爲行其爲衆人而我無與也凡我之心起于執着分別轉而爲求勝又轉而爲趨避旣也禍福利害是非毀譽種種隨之此皆不足以行道夫人止此一念有乾乾惟恐不合道之心便足行道有後後惟恐不合人之心便是私我私于我者必計于人此亦衆人之所爲小也古之行道者專氣而居之神全而赴之凜淵捧盃而精心可以周倫物光明開霽而曾次可以籠天地由其常則變者不懾循其自然則不必然者不疑也所謂經德不回者也夫養其心者爲大人而後能行天下之大道不養其心而求行道是食不辨菽而走者之不問的也夫亦衆人焉而已惡在其爲聖賢豪傑也

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論

館課

或曰同人者同乎人也予曰非同乎人也同乎天也人有求而天無求同乎人則必有不同者矣同

乎天則不同亦同矣夫不同而同同之大也何謂同乎天通天下之志者是也今夫天下之不能通者有意有情而其同之極者曰志是不易非信不易疑投不易齎者皆天下之意也若夫嚮愛而醜憎嗜俞而嫉吁伸譽而擯譏則情焉爾矣意與情物我更相左也左者不可爲同而求其同求而至焉則私求而不至則離夫我所自至與物所各至者志之謂也惟其至之不求故私不加而離不入天也非人也如其志則物與我各正也不如其志則物與我皆不得其正得其正者通不得其正者絕夫情與意之遇于天下也皆絕而志則通也君子者因其各正而通之以得其所謂大同今夫濟萬物安中國者天下之大利也見善如不及好賢不啻自口出舉世亦樂而美之然利不同而同其所利也美不同而其所美則同君子利其所利則天下皆利也美其所美則萬物一美也不以其美且利者異于天下亦不强其美且利者而同于天下無情無意無私無距而得物我之各正故謂

通天下之志也今夫茹而羅之者府垢也援而揚之者樹招也擇而收之者矜察也混而與之者市交也因所投而爲之暱者德怨之藩也信所獨而邀之羣者水火之勢也六者皆傷于同而離于志也君子者包茹不任廣而垢嫉不任羞也揚譽不任愛而擯絕不任嫉也別白不任察而容與不任量也特達不任密而獨持不任予也一人之志天下人之志天下人志之所至行藏語默消息進退主乎其所各正而無非一人之志如適九衢而達于都如一身之爪生髮長筋轉脉搖而皆會于徑寸之心是之謂大通然則惟君子能之何也天下人同是志也天下儂儂君子覺焉天下靡靡君子決焉先天下明以開天下之明先天下斷以開天下之斷天下自明自斷君子亦何明何斷廓然而虛杳然而忘天之道也此君子之善通天下若執我明斷而求同天下亦謂無意之意無情之情而不得謂之出乎天故易曰同人于野利涉大川乾行也繫辭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此君子同



乎天之義也

同寅協恭和衷論

巳酉散館

人主者以和德臨天下者也而人臣者亦導天下之和以事人主然而有本焉敬是也人主而敬則誠推于虛已而下濟之德光人臣而敬則精契于格心而仰報之責盡故夫和不出于敬是迹之和也和而出于敬是衷之和也和于迹者相約結以分相聯絡以彫塗飾于靡文故事之間而少泰交浹洽之意其究也并其故事之廢格而上下之血脉至際隔而不可救若夫和于衷者上之人敬迓帝命而不忍好逸豫作聰明以欺于其臣下之人修輔皇極而不敢挾虛憍之氣懷伎忿之私以欺于其君君臣不欺而萬事畢舉此和之極也故曰同寅協恭和衷必寅恭而後爲和衷此君臣交敬之說也堯之釐百工也而曰欽明舜之師百僚也而曰兢業湯之儆有位也而曰欽止武之聯一心也而曰執競自古帝王皆若臨若保養其太和元氣于蒿宮茨陛之上而後恭默欽翼之所出徵于

告令布于政事曉然明白而不啓天下以揣摩蕩  
然公平而不開天下以徑竇揣摩不啓則臣下好  
名之心消而精誠副其議論徑竇不開則異同之  
端不立而天下之意氣亦漸釋而至于平此聖人  
所以大居敬而宣和德也夫人臣生聖人之世則  
不可負聖人之君然而所難辦者獨有此敬心耳  
敬者格于主上而通于人我精誠所至金石應之  
誠寅則無不同也誠恭則無不協也我能同人之  
寅而協人之恭則人我共鼓舞浹洽寅恭之中而  
天下事事物物皆寅恭之所主持而變化故曰和  
衷是故事任可當也動于氣鬼者不和而貞于盡  
瘁者和矣讜言可獻也激于意見者不和而根于  
獨知者和矣共濟可舉也附于偏好者不和而合  
于真信者和矣納約可遇而必矢于精誠之感動  
時晦可養而必至于盡力之扶持要以屋漏不愧  
而後大廷可孚懼于白日青天而後可不驚于雷  
霆震擊蓋天下原無不可和之人心特吾胸中自  
爲荆棘而衆茅集平地自爲波浪而震撼起耳荆

棘旣掃孔道宛然風浪旣平水鏡自若夫人心何  
不和之與有臣下和其衷則人主之疑釋而天下  
事隨常隨變與天下人共信肝膽而行之于是人  
主知信臣之効而一德之交愈固蓋一人和則衆  
人和臣下和則人主亦和君臣和而天地之和應  
矣故易曰上下交而泰而又曰王臣蹇蹇若有望  
于臣厚者此臯陶和衷之微義也

四維論 館課

管子伯世之書也其言侈于法而畧于德故曰守  
國之度在飾四維四維張而君令行矣此其言四  
維者非也夫國之有維猶繫舟于波繫馬于輓樞  
紐關節之地先有縮結牢固不可解釋者故任其  
馳驟行止而無波蕩僨轅之患夫第使君令行而  
安國富民以取盈于天下此強幹佐用之道不可  
以幾三代之治故曰其言四維者非也且曰禮不  
踰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四者于守國  
何居夫亦見標而遺本者與以我論之國有一維  
而三者不得與一竝古之論治者折衷于孔子孔

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德所不齊而禮齊之故能和其義而媿其不肖之心噫聖人之言治也亦精矣民生而還厥流以爭爭而不止將波蕩僨轅敝且移之國勢聖人者出爲之提太古之繩而繫其波蕩僨轅之民勢不得不縮之交章而綱繆之制度域以典常之不容已而篤以人心秩然之古初故曰能以禮讓爲國何有先王之爲禮也標義訓廉磨頑礪恥固非敝敝焉以功今而爲事也有隄亂之意而用以治世之和有救衰

之權度而飾以太隆之至德故大輅越席皮弁布裳朱弦洞越太羹玄酒皆以防其淫佚而救其彫敝故尊卑貴賤之有序飲食宮室車馬器用之有適宜節文養人之欲而約人之求民欲有所砥防乃始循尊卑貴賤辨一介取與出處要節以立其貞尸高去汗以矜其名從于禮則布帛菽粟享之有餘安不從于禮則珍膳圭璧享之有餘危其安其危又不生于功今徽繩而生于其人之一心故曰禮者義之所宗而廉恥之標的也由此言之安

上治民莫善于禮國有一維而三者不得與一竝  
禮之謂也筦子之言義也曰不媒進以生邪心余  
之言義也曰斷也宜也斷其不合禮而比其合于  
禮者之謂宜義之說廣而筦子以一端概之其于  
義也不已嗇乎其言廉恥大率類是今有人焉介  
介焉審是非辨得失之不爲廉而第以自獻其慝  
不掩蓋之爲廉內攻重于撻帀改玉捷于轉石之  
不爲恥而第以不浮湛于匪人之爲恥安見其爲  
廉與恥之大也蓋筦子惟不識禮故不識義而并  
其言廉與恥者亦非其所稱下無邪王勢尊國富  
强大抵皆筦子作書之本意也聖人之道先德而  
後法貴本而賤標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一維舉而  
四維其畢舉矣彼強幹佐用不衷于禮者非德也  
吾故曰筦子之言四維者非也

駁文中子好詐論

館課

三王之衰也爲善者何詐之多乎夫詐不在善而  
在其爲善爲之以其善之利則詐在利也爲之以  
其善之名則詐在名也抑非獨利名則然爲之以

翹然自異之一念則詐又在我與人爭善無不爲則無不詐故善不可爲也是詐之附也孔顏者大聖大賢也孔子曰飯蔬食飲水樂亦在其中而已其美顏子則曰一簞一瓢回也不改其樂也夫孔顏所自以爲孔顏者當不在蔬水簞瓢之筭筭也今孔顏而曰此俗所非而我是之俗所苦而我甘之揭揭焉自以爲異則與詐利詐名何異故夫以善自異者皆詐之屬也聖賢之所務去也彼蒙莊者逆知後人之必詐也而過爲之坊則曰削曾史之行而天下始玄同矣仁義大盜資啍啍亂天下也是深嫉善之爲詐媒而必欲絕其媒也夫道德仁義在天地間自中人而上必依之而得自樹亦猶仕依于官賈依于財猛士依于戰功俠夫依于奇節放達之流依于山水詩酒誦讀之儒依于文字語言當其依而赴之也精力以之奮神采以之生若貿貿焉不知所依則面牆而不能以終日也夫中人而不知仁義道德之是往是亦面牆也已故絕善之途不足以教天下第人自日逐檢點有

怡然自得惟恐失之之心便是君子之誠有侈然  
自喜必欲勝人之心便是小人之詐詐之不可爲  
善也非善之咎蒙莊之說等道德仁義而與詐同  
是啓天下而入于詐也文中子曰惡衣薄食少思  
寡慾今人以爲詐我則好詐焉斯言也亦翹然自  
喜之言也不可訓也其以人之所詐爲詐乎吾道  
不如是其以人之見爲詐也而好之乎則吾好又  
不如是也夫鼻忘于風舌忘于水聖人忘于澹諸  
顛有謝而風無謝也諸味有厭而水無厭也諸外  
物有變換損加而澹無變換損加也澹者性命之  
精不聞其以爲詐也以爲詐則不宜好孔顏之所  
不出也夫學者不尋孔顏之所樂以怡然自得而  
第據世俗之所訾以爲好則其自異之弊必且以  
善媒詐是蒙莊之所爲逆知其後而過爲坊今天  
下後世之人但知善爲詐而迄莫得其所依者也  
吁可懼也

煥然文物可觀 考卷

昔高帝以馬上翁得天下綿叢生從而附會之當

時干戈之餘治以刀筆辟雍齒胄邈矣缺焉迄迺  
黃老于景刑名于宣終西漢十葉不聞有表章文  
物之盛說者以爲垂統之不滅云王莽更始之際  
詩書殘佚學士放失大射揖遜之儀缺于故府學  
官敦誨之路塞于師儒光武修卯金之德嗟赤帝  
之燼于時雄圖未定力爭以兵乃長慮遠規肇建  
太學式稽古典補緝舊儀文物斌斌增于厥初矣  
夫觀世而握本者聖也敦誼而垂則者明也神明  
其位崇尚其道創一世以成規固萬葉而爲量者  
皇皇乎帝天下者之大觀也粵稽創歷之君或功  
高而不淑或德淪而不章述梁父則玉檢誇雄談  
建章則金碧示侈數幕南則材官騷動希蓬萊則  
方士承恩種種慾端投其功成意遂之日而置長  
計于不問于是乎有等詩書爲敝帝鞠庠校爲蔬  
園故老衣冠不登于位絃歌禮樂不習于衆若之  
何以規制肇基而不能爲一世茂明其文章錯舉  
其服物其今後之人謂作始何世祖恢復舊基承  
敝易變述治古之所隆蹈一聖之險易以爲崇封



後禪勒功頌德孰與宣揚五品順叙百姓作都營  
宅恢于皇圖曷若設黨樹塾令乎海隅窮徼外之  
事騁王庭之威曷若博帶褒衣師師濟濟所求海  
上方術引年曷若辟雍彬彬詩書之會式軫軒旂  
旗以示之揭和鸞肆夏以節之施黼黻袞冕以昭  
之講九族淑賢以穆之訂明經同異以正之立表  
于禮樂之場振鐸于仁義之圃踵觀者訢覲其雍  
容邀聽者沐浴其文德夫止亂攄文靈筭也流標  
慎徽鴻施也祖義立經亮章也肇隆堂構鉅業也  
蓋亦當三五之正位紹炎漢之烈精郁郁乎煥哉  
天人之事備矣爾後養老之令侈于橋門同異之  
疑決于虎觀陳范諸儒別師門而奕奕賈鄭數子  
祖孔佐以斌斌乃至經術修明而節義亦茂猗歟  
偉歟夫非文物之扶植遠哉信乎其丕天之大準  
垂世之遐徵也說者謂高帝規模不及世祖遠甚  
及觀其行事溺儒冠與修文物者大異乃其貽後  
亦如之嗟乎文物盛衰與人國相終始作始者固  
屬之聖明哉

機論 爲遼事作

蓋聞制天下之勢者有機焉譬之運大木徙大石者必用機以制其勢故力省而功多今無機以運之雖孟賁烏獲爲必窮之技矣善用民者因人心之動爲勢而以君之詔令德意爲機故德意者君之雨也而詔令者君之風也雨灑而枯者潤風煽而闕者蘓人君之制天下亦猶是也今天下可謂危困極矣兵不勝調而邊仍急無兵餉不勝加而邊仍急無餉如千鈞之木萬鈞之石置於中途而衆人相顧袖手不能移跬步之外此亦天下之至窮也於此而可無機以運之耶夫兵有限財有限而人之心至無窮也鼓之以利而兵集勸之以名而餉克此皆士大夫之所已言者而愚以爲在天子之詔今夫河西一詔而遂謂至尊明見萬里奉天一赦而武夫悍將皆感泣流涕漢唐之君誠能動其機也故愚於去年曾疏請下五大詔書而未蒙採用近見臺臣左光斗疏云願 皇上但一御朝廷見羣臣草一 詔徧告遼東將士告天下

百姓告海內忠臣義士愚竊私念此詔決不可已也何也今天下兵力雖竭財力雖竭而人心未嘗不願爲 皇上用也 皇上御極享無疆之曆矣未嘗輕僇一人未嘗妄興一役即曩時征夏征播征倭間一用民之力而事出不得已旋且功成而天下安之何獨今日之事而民不樂爲 皇上用者特 皇上德意未宣天下人未知 聖意所注無以動其急公趨難之心耳 皇上誠一日下明詔諭天下軍民人等并遼東將士人等內而四方

有不勇者効力謀者効智富厚者効財乎即令人不盡効而目前之調募增派亦不至大傷人心且外而遼左有不將帥奮功名士卒壯敵愾且練且屯且守且戰而一鼓殲奴醜者乎即今相機持久而一時之暴露勞苦亦或可慰諭萬一也至于西虜決當順其輸款不宜過爲猜防夫西虜受我賞市非一日矣即助奴入犯于彼何利乎况奴劫宰賽而要之盟彼肯甘心爲奴用而絕我中國乎此事理之易見者又愚近見四川宣撫秦民之統兵

赴調母子兄弟空國而來心竊壯之以自統自練之兵鼓百戰百勝之氣計其先到三千五百人今中國或召募或徵調其安家行糧諸費當不下七入萬金而况募者皆烏合調者皆疲弱孰與其節制之兵練習之衆人人可用者乎愚謂獎勞忠勤當先自秦氏始據其疏陳七千之數欲盡調出關以殲奴虜雖犒之萬金當不爲過而今賞二千金人止各受賞六錢徘徊通州十日不去而先賞之銀費盡矣今本兵宜速爲處置行糧早今出關或先駐之鐵嶺開原間藉其兵力以修復城池待時而併力大舉此又在當事者無計錙銖小費也夫詔天下詔遼東結西虜獎土婦此皆載 皇上德意而行之而天下四方自有脉脉生動而不容已者此則議兵議餉之外別下一虛著以鼓人心於不倦者也夫今日 朝廷邊疆之事動輒謂 皇上不肯行矣如此數著 皇上何所吝惜而不行當事之臣何難於承 皇上之德意而行之則愚所謂實著過多而虛著少也愚於遼事言亦瑣瑣

矣不復再爲論列且承中堂先生命兩次以告諭君民詔草見委今草具既久而尚未見施行也遂私著論以告夫同心憂國事者

### 治勢論

臣聞天下之大勢靜則治動則亂天下之人心與之以靜則各安其性命而不肖之心銷擾而動之則人將自危而寢成其瓦解之勢夫民專愚而易犯法者性也麗於法而治之治之如其人如其法而止則犯者伏而平民安然而不驚一或濫觴於

法之外株連其人之餘而愚民始惶駭眩亂喪其神鬼求解免於須臾之歿而無端之牽引捏造之風波起矣燭火燎原蟻穴潰隄所當深懼故安天下者慎無動之屬者東奴之訐也其初繩之急而備之疎視以折箠可使而不料其伏屍流血也此擾之過也蜀以徵兵擾而永寧叛黔以襲替擾而水西叛齊魯以牛車擾而鄒滕妖黨叛今日國家兵甲四起兵民交困事事以擾致之夫天下豈堪再擾耶乃者遼民之僑居登萊也而幾又以奸細

之言擾矣幸而明旨煌煌消其隱禍則亦社稷之靈也東南浙直之間羣猾輩以恫喝脅人財而富家兒率多清狂不惠大言易信而務外不根之人易投然而實非有斬竿揭木之勢也比於盜賊則盜賊死耳比於妄男子則妄男子死耳死如其法死固無怨罪如其人人亦不驚如草薶禽彌之不足而必欲一網以包羅之恐江淮之間愚者駭智者疑弱者揣勇者譁無樂生之心而蠢蠢有累卵之勢此亦今日之大患也夫刻木之流以株連爲利穴羅織之吏以鈞鉅爲功名嗟乎天下豈堪此輩大擾耶夫民無亂而喜事者惟恐其不亂及至亂形見而束手無可奈何則又曷若靜治不擾而共享太平之福爲得策也

### 渙羣論

臣聞孔子有曰君子羣而不黨而易稱渙小羣以成大羣夫大羣羣也小羣黨也大羣爲君子而小羣則雖有君子之名行君子之事而其流必中于小人之無忌憚何也以有小人爲之借也今夫天

下一家中國一人者大之全也同爲天子之臣同任朝廷之事水火不妨共濟甘辛無礙參和要于上不負君父中不愧清議下不疚良心者此君子之所務而世道之所攸賴也見以爲可而不能不見以爲拂而不能俞若是則天下皆無可用之人而我之爲我太局矣且視天下同我者即可用之人而我之爲我又太濫矣如五交之衢而忽生柴柵則亦不得爲平康如混混之泉而忽生風浪則亦不得爲汪洋且我念起處人能見之即能應之一有偏側不肖之人遂窺所嚮而投足焉走險者弄其詭急功者乘其捷負詬者營其窟獵名者託其芳憤盈者張其勢毒螫者假其酸荆棘載道風波滿天摧車覆舟勢所必至而士君子平昔所自期待究竟殉此一時魍魎之輩而卒無所成始於立氣節而竟收占風轉舵之人始於明學術而竟引塗面喪心之輩至於意見牢據猜度橫生因此輩之是非爲是非信此輩之升降爲向背漫曰與我同心則加之膝也漫曰與我異意則墜之淵也

嘗竊怪葉公好龍而不求其真黎丘丈人惡鬼而徒傷其似先入主於中而形似亂於外也夫選賢以共國也貌忠進而樸忠遠則葉公之龍耳汰不肖以重名器也奸類容而善類疑則黎丘丈人之鬼矣今之爲士大夫領袖者何其好同于葉公而惡近于黎丘丈人也嗟乎我之爲累大矣哉夫依我而立者非庸人則狡人也勢不可以久不依我而立者其人未必無所見而其立身必自有本末此爲真氣類此爲真胞與而奈何捐以供庸人狡人一割之用其亦未之思乎夫人無賢不肖也稟奉天子之威光百圖其事而不一卹已私則大賢矣愛惜人才滿腔皆長養樂生之氣而無爲猜疑支蔓以逆之于未然賢人將樂與共功而不肖者亦不得假借以行其毒如是則不得罪于國家天下矣不此之務而屑屑莠其異而求其同樹其所好而拔去其所疑忌夫樹豈勝樹而拔豈勝拔也耶祗爲天下人材惜耳故臣願愛國家者無狃小羣而失大羣也



強兵論

臣聞兵民合而兵強兵民分而兵弱至于兵益弱而民益困則末世不可救之大弊也夫欲救其弊者亟宜返其寓兵于民之制而行之戰國之時方千里者九各自爲國而未嘗絀于兵未嘗困于養兵何也以民即爲兵而養民即以養兵是以修富強之事者必曰農戰夫農而且戰則無事享民之福而有事亦受兵之利此即成周管子之遺意而六國所以各稱雄也今之禍天下者莫大于調兵募兵而其傷財害民致天下之騷動者更莫大于遣調募之官夫調之各邊而百里九十行糧不繼則散不能收也調之士司而西蜀永寧之事可鑒也來者旣枵腹之餘而散者即土崩之勢此必至之患也建鼓而募之東西南北其籍果可按乎探丸博塞游手亡命僥倖衣食而時有去心寧直市人之不可戰乎且募者不必其平日也而急辦于臨時不必其本地也而那移于他鄉金錢之費什三歸遊棍而什七歸盜臣可勝痛哉若夫遣官調

募則遣官主也而地方撫按反爲客今客爲主而主爲客則遣官之勢反重于撫按而民將何所托以爲命此西蜀由之震動而齊魯所以揭竿而呼也其事勢易解而奈何不早爲之圖然則天下果可無兵乎曰先理郡國之兵而可也漢制郡國之兵皆郡太守都尉主之常以秋後講肄課試有事則天子徵發無事則散而歸農今惟有督撫大臣斟酌劑量而行之司道下之郡縣大縣或五百小縣或三百皆籍民間良家子有材藝膂力者而充

之比于學校諸生之例減其徭役寬其丁賦時周卹其父母妻子但籍其名而不妨其業每月縣官朔望兩校試之分爲上中下三等設處金錢布帛上中二等量加賞犒其最者照廩例優之口糧而郡太守一年兩試之使人人知爲兵之利而又知爲兵之榮兵之于府縣也面目相識情意相通如子弟之于父母而居常各安其室家有事可供其調遣所謂有根之兵國無養兵之厚費而享足兵之永利不出十年而天下務本之民皆可化而爲

強兵也夫兵雖用之有事而其實無事之日多藏  
之無事者常而試之有事者暫今不講藏之法而  
倉卒間苛求於嘗試之餘吾未見兵之不困而賦  
之不竭也屬者徐州之置大將也當事者議屯兵  
五千人夫此五千人者將何所募乎募于他鄉而  
隔千里隔五百里者能保其常住乎挈妻子而來  
便水土乎且客兵之安插何所乎雜之民間而民  
能相安乎一不相安而防亂未能不幾生亂乎且  
武將主兵而文吏主民兩者勢不相下則地方必  
至于擾亂此皆不可不爲之計以臣之見莫若先  
查本州舊額之兵補足其虛冒者令行伍克實而  
遞之于總府曰舊兵次則就芒碭豐沛之近地去  
本州不遠者選其民間膂力騎射優長之輩量加  
優卹歛以爲兵之利如學校之造弟子員而籍其  
名于總府曰新兵其新舊二兵合之止可三千其  
舊兵散處民間者閭黨相安自宜仍舊而新兵之  
從近地來者各擇本州城外空地或闕武塲或廢  
寺觀而散處之分其部伍管其頭目聽其自爲本

業每月不過三試而總府時加殿最賞罰焉居常晏然無擾而小有警急則一呼而集疾于風雨此所謂制動以靜之道也若夫一州之內亦宜選二百民丁時加優卹犒賞訓練而爲牙兵此牙兵亦一兵也其他郡縣俱宜準此昔唐李抱真之于澤潞宋蘇子瞻之于定州常行此矣總之兵動物也而天下莫患乎民之動夫東南當無事則三千之勝兵猶覺其多若東南有事則雖五千亦且不足恃今日惟有備無患默消奸民不宥之心而原非以此遂爲戡亂滅賊之張本故曰取兵于民募之有方處之有地鼓舞之有術訓練之有法而後天下之兵可強不獨一徐州也嗟乎古法何嘗不存哉而李抱真蘓子瞻其人者宜任之久而責之專是在君相留意矣

### 陳常論

臣伏讀高皇帝大誥續編首曰申明五常而第七曰明孝大哉皇言此古聖人陳常時夏之美而與孔子孝經相表裏者也臣因是思表章經學

不可不首尊孝經夫尊孝經尊高皇帝之誥也  
孝經之言曰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於立身  
此三言者自天子至於庶人盡之矣而高皇  
帝以爲大舜文王周公其精微廣大之道可以訓  
士大夫而不可以曉愚民諭蒙士于是著大誥明  
孝一篇哀郡國孝廉稱引供奉飲膳之說爲愚而  
粗爲日用共由之言以作至德妙道之解使田夫  
赤子皆曉然明白而通于孝經之大義誥曰飲食  
之潔必節也而經曰養致樂病致憂誥曰親命之  
善者速行而垂于禮者再三哀告也經曰父有爭  
子而身不陷于不義誥曰父母已成之業毋消父  
母之業未成則當竭力爲之也而經曰明天道因  
地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誥曰事君以忠而經曰  
父母生之恩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誥曰夫  
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而經古文曰閨門之  
內具禮已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  
誥曰居處端莊蒞官以敬經曰言可道行可樂德  
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親進退可度以臨其民

誥曰戰陳勇敢而經曰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誥曰不犯國法不損肌膚而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誥曰閒中不致人罵詈經曰爲上不亂在醜不爭誥曰朝出則告以某方暮出則告以事成未成而經曰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經之言孝也曰行成于內名立于後世通于神明光于四海而大誥之申言曰從吾命者家和戶寧身將終老世將治焉臣一一恭繹之而後知高皇帝字字爲孝經表章也然而不頒于學官不列于貢舉者其意固有待也以爲我作大誥而家誦戶說焉其粗者可以習庶民而精者自能通徹于學士大夫之口耳矣如好菽粟飲食焉而不必列之宴筵俎豆間也至于近世聖祖之天材大訓久不習于田父野老而學士大夫師其專門習于聲偶以媒科第竟以至德要道之書爲愚蒙小學而不習于孝經之微義是以其學苟且而無根本臣以爲陛下以孝治天下則立人之始首宜揭孝經而訓之附以高皇帝大誥明孝一篇列于

學宮行于鄉塾凡郡縣督學考試童子者必首舉其義試諸生次之而場屋如學庸例間及之此經原在古十三經之數而今日六經缺而爲五即此政可補其缺此非獨資講學之助而今齊民家誦戶習端風俗之原先教化之本其于正人心明學術儲朝廷人才之用必非小補孔子曰吾行在孝經而志在春秋夫春秋明王法而孝經正人倫其于訓天下萬世一也漢臣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極今日聖明在御講幄弘開表章一經揭于日月亦建極之盛事也夫孝經之義明而忠君親上之臣必出而爲國家用背公私黨之習不覺從風而一變矣此又正本澄源之道也伏惟聖裁

### 好生論

臣伏讀高皇帝大誥好生之書也然不察其意而讀之則刑名之書也大誥之序曰立綱陳紀爲民造福大哉王言即古象刑欽恤何以加茲夫綱紀不陳則愚民易犯迫愚者犯而一切置

于法則愚既不可曉而犯又不可縱民將何所措手足此 聖人立法之始所深憂也不得已借其麗于刑者懲之而又昭昭然揭其罪狀以告于天下曰若何而極刑若何而棄市若何而減等歿罪以下令民知前轍之不可蹈而蹈之如水火之必溺且爛又爲之今日子孫無亂我之成法而民間藏大誥者罪減一等夫其刑也止于是而不可亂而能習其法意者即有罪而且末減之此

高皇帝之好生也夫束髮者網也束帶者繩也束天下者刑也臯陶曰殺之三而虞之刑乃期于無刑臯陶何嘗不殺人哉刑制于臯陶風動于天下而治成于帝舜此所以爲帝道之盛也自

神祖三十餘年不加刑而頑鈍之民作犴犯科者衆彼以爲犯之罪且歿歿未必旦夕而我姑媮快于一時是以其桁楊桎梏而不惜嘗試以圖奸利而報私仇故大邑獄囚累百千不能決而文移之費楮墨繆綆之費口糧不可勝計祇以長成奸民犴網之習而益重善良之禍郡邑長吏按三尺設



狴犴誅之不可勝誅者比比也臣愚以爲在今日  
宜一洗滌而更張之漢臣云慎無赦赦天子不測  
之恩澤也刑天子御世之大柄也說者以爲導天  
子以殺人之事此古商鞅申不害之告其君而非  
聖世君臣所宜稱臣又以爲不然黃帝之書曰操  
刀必割夫操刀而不割是以利器假人也故戒之  
曰失利之期天地之道春而生秋而殺生者爲仁  
殺者爲義生生殺殺仁義並行帝王所以法天地  
而總方畧也臣嘗見笮通符而治一邑者孱書生  
耳而胥吏賤隸販夫悍婦肅然而聽使今歸約束  
者何也以其縲索足以拘繫人而鞭笞之足以毒  
痛人是以驅之如驅羣羊夫

天子之尺組繫名王而鞭笞制絕域何況薄海以  
內而不能褫矯命雄行之膽哉先朝閣臣楊廷和  
之言曰人君有德禮而無政刑則不能治萬民惟  
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去惡人以全善人之謂也夫  
停刑止宜間行于恩赦而每年秋後之審決斷斷  
乎不可以槩免此固空之本而高皇帝好生之

遺意也歟

分羹論

張子曰漢高非負太公負項羽也項羽性直而心慈性直故不能忍人之過而不顧其後心慈故畱連不斷而却不失爲直人之肝膽此所以號英雄而不能成帝業也自湯武而下其成大功而爲帝者大都以機變勝耳况兵凶戰危豈容如宋襄之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耶而項羽之脫沛公于鴻門赦太公于俎上實近于此然其本質不失爲直

氣人耳我翁若翁動其慈心甚于哀懇之也今羽烹太公天下方謂沛公忍殺其父而尚討人殺其君之罪乎名不正而大事去矣惟料羽不至此而爲大言以誇之又嘿爲諛言以動之然亦幾于以親嘗試矣獨鴻溝倍約而烏江之殲羽也勢不得不然然推其本心不無以君子仁人待羽而甘自處于詭詐之不韙者耶嗟乎自逆取順守之一言誤高帝而誤千萬世者多矣或曰此張良之智也假令范增未去羽亦不至此嗟乎張良能投高帝

也范增其能投羽耶羽不負高帝帝負羽也

策

論權

代梅長公

問人主不可無權人臣不可有權然權何以能爲人主有也夫亦攬之而有所寄歟寄則必於人臣而謂有權之不可又何也謂權可有則類於侵權謂權不可有則又誰與寄權歟吾嘗考鏡古人能任權而濟天下事者多矣不知可一<sub>一</sub>指數否要以任

權而不爲權臣者其道安在爾多士自負天下之重久矣其告我所以佐天子者天下之大必有所以一之者而始行亦必有所以分之者而始一權其一<sub>一</sub>之者也載權而行之之人其分之者也顧天下習聞乎無作威福之戒而又習見乎假神于叢者之以權市也遂相率而以權爲諱矣不知天下有作威作福之權亦有任事任勞之權以作威作福之權而人臣有之則爲倒持爲無等而人主之權輕以任事任勞之權而人臣

有之則爲亮工爲熙載而人主之權愈重譬則戈  
矛弧矢或以爲盜亦或以禦盜若不問其所以用  
之者何如而槩禁之是擅賊威而奪民祿也且權  
者繫事繫官之物也有一事則有一事之權矣有  
一官則有一官之權矣人主之事滿天下人主之  
官滿天下人主之權亦滿天下特人不能敬其事  
而服其官故輒自視爲無權其寔非無權也抱關  
之賤也委吏乘田之細也而啓閉之在其手與會  
計芻牧之屬其主持亦何莫非權故曰權者繫事

繫官之物也精神之虛實即是權之去來膽力之  
強弱即是權之聚散而謂人主有權人臣無權乎  
夫謂人主有權人臣無權者是謂人主恡權也且  
人主亦何樂乎權之恡一耳目所聽睹他將不勝  
聽睹焉一心思所營度他將不勝營度焉此在人  
主即欲不以其權分寄於人臣而亦有所不能故  
業設之官而授之事矣夫設之官而授之事則何  
事非權何官非權何地不可以行吾之權何人而  
可以亂吾之權而猥云人臣無權此寧無避權者

過耶人臣避權勢必與而歸之天子又勢必與而歸之衆人歸之天子祇成其聰明威福之不可測而天下又決非天子之所能自爲此必窮之勢也若歸之於衆人則衆見爲見衆口爲口進退名實了無可稽操空言以羣起爲抗而其亂乃甚于天子之自專其聰明威福然則人臣不能有其權庸詎非天下之大害耶記曰無實則不御失轡則馬焉制然則權者治世之寔而總天下之轡也權一則明權尊則肅權能御則事有制權必行則事立成是故權有人主欲行而不得不關於人臣者如宣勅鞠事而不經臺閣則劉禕之不名爲敕宣除中丞而不經中書則李宗閔不肯奉詔是也權有人主欲不行而不能禁之於人臣者如趙韓王薦人不用而補牘復奏寇萊公奏事忤旨引上衣令復坐決者是也權有人臣不行人主無可奈何者如犯蹕之罪不戮僧真之乞不與禁中失火之獄不問是也權有人臣必行而人主無可奈何者如莊賈之後至必誅小臣之戲殿上必檄公主車馬

必沒是也。權有衆以爲當行而大臣決之力者如仁宗之建儲司馬光歐陽修呂誨言于朝而韓魏公因之定策是也。權有衆以爲不欲行而大臣斷之獨者如平淮之役裴中立主戰而元濟擒澶淵之役寇公決親征而契丹伏是也。權之所去有攬之而使歸者如魏弱翁當大將軍盛時數條上封事使權重出于中書是也。權之所分有攬之而使合者如李鄴侯對德宗謂宰相平章天下事非若有司之各主一官是也。若此者皆以明權之大也。

夫權天子之權也行天子之權濟天子之事究乃盡歸之天子而人臣何有焉。動在下利在上天子所以常尊而威天下事所以常集而不亂者正繫此權也。寧詎如作威作福之流竊人主操柄以自濟其驕橫者哉。雖然權難有也有赤鳥几几之大度而後乘石可履也有不失尺寸之小心而後擁立可專也有願爲良臣之忱悃而後形迹可捐也有除吏八百悉當其才之藻鑒而後選舉可擅也有事持大體不屑繁瑣之識力而後白麻可裂也。

有饋遺無所受靴鞭無所納之清操而後敏事可  
盡言也有以歿自處知無不爲之孤忠而後專擅  
之效可無怍也蓋上下兩相仗始兩相知兩相知  
始兩相重矣故謂權不可有而以身避之者是開  
庸人以謝責之門也謂權可有而以身措之者是  
開姦人以竊弄之竇也總之恡權非也委權亦非  
也但問挈權而寄之者爲何人避權非也侵權尤  
非也但問藉權以行之者爲何事今有萬斛之舟  
于此主人以意操之則壞操非其人焉則壞長年  
操之而衆得以撓亂焉則壞終歲不操繫而置之  
一任其朽且蠹則亦壞人但知不善操之其壞顯  
而不知不操之其壞隱也今日之權何以異此以  
爲在下而下旣不聞有一信任之人以爲在上而  
上又不聞有一裁決之事是上與下兩無所屬也  
不在上不在下畢竟安在乎吾恐不有顯寄必有  
陰收譬則舟橫野渡典守無人大力者負之而走  
矣然則任權有道乎曰置事之利害于身之申置  
身之利害于事之外則神閒神閒則可以當權而

寶日堂初集卷之八  
不亂與衆共事不必有其功與衆共功不必有其  
名則意恬意恬則可以處權而不爭水石可投吾  
通之以納牖遇巷之義杗鑿不入吾動之以補天  
浴日之誠則心貞心貞則可以居權而不疑如此  
則雖肩人之所不能任人之所不敢止謂之重臣  
不謂之權臣夫國無重臣是禦盜無兵而渡江無  
楫將不虞伏戎與陸沉乎愚故曰但于其人與事  
辨之

辨才 代梅長公

問知人養人用世者之大權輿也然以虞舜  
官人尚難九德而仲尼之門不得中行抑  
人才全者難與即如漢稱近古矣然上所  
以取之者不專賢良方正諸科也一時將  
相名臣各憑其才皆有以自見偏耶全耶  
夫孰是偏取而得也就是全取而反失之  
欲知之其途安捷欲養之其術安施儻有  
修 國家功令而合于虞舜仲尼之意者  
其以獨照之言對



取人而求適于用則偏而至焉者貴也偏而至焉者真才也求其不偏而不求其至真才所以不見于天下也故知才者知其偏養才者養其偏而皆必于其至焉至者真也不至者僞也惟至故不掩偏惟不至故驚于不偏而卒不見其全之用蓋昔舜之官人而稱三德六德日宣日嚴夫以唐虞之世而九德之不能有其全則聖人亦且因其偏而用之而自非其謹之比周滔天未嘗輕有棄人此聖人之善取才也孔子思狂狷而惡鄉愿矣孟氏

學孔子而諄諄明似是正人心以爲狂狷雖偏而皆其人之本心也鄉愿者全矣而非其心故孔孟惡之聖賢知此輩之掠其完名美行以有聞于世而懼末路之入于其徑也故提狂狷之偏以抹世令世人知各率其性而就其偏以入於道聖賢之取才有合於虞舜之旨也凡人性有大通必有小蔽有極修必有微短其蔽而短者不掩而後修而通者自達此亦人才之大都矣抹之以其偏而致其所通則不困於蔽引其所長則不墮于短是以

其人皆能盈量而出之以用于世此才之所以不窮於用也嘗觀三代而下漢世最爲近古然刀筆行伍之徒可以廁於賢良方正羊豸貲郎賈豎之輩可以列于明經孝廉漢世之求才未嘗求其全也故遲者不妨於敏則平以智定國而勃以少文安劉婉者不妨於諍則黯以戇拾遺而朔以諧託諷醇厚不妨於威重故慶以謹奉職而嘉以直行志敦大不妨於精勤故吉以寬著望而相以勞見功簡易不妨於整嚴故飛將軍與程衛尉并將而穎川馮翊各以循良至公卿謙讓不妨於自任故渤海歸神武變化於天子而後將軍任金城方畧於老臣所謂偏至之才其質性各別而於世皆有濟也凡人兩可者疑也中怯者遜也不可方物者襲也多方畏人者諱也避嫌而求白其迹者中不足也彼偏而至焉者信其所獨而直達其志故無疑行其所嗜而不窮於力故無遜獨而不以告人行而不以貸人故無襲昭昭揭日月而明白其志行故無諱無避故曰偏師多克偏品多真也今夫

愚不肖者可收而不可愚也賢智豪傑之士可合而不可籠也我欲飭其美名完行以籠賢智豪傑而又夷其途徑以收愚不肖之人至於兩收而兩濟其欲以爲斯人於世固已完矣旣已本心不得自主而無專一之處可以自見其作用此求全者之反失真而終無益於世也故劉邵志人物曰具體而微謂之大雅一至而偏謂之小雅依似之謂亂德閒雜則謂無恒之人而皆風人之末流嗟乎庸詎知末流之競自附于中庸而反以偏至爲不足收者乎故求才于偏而察其至能知人者也引其所必至而究其偏之用能養人者也然欲養其陽明必先察其陰邪而絀之毀譽陰也而是非之主爲陽不能主是非而漫言無毀譽者陰也藩籬陰也而規矩之畫爲陽不能畫規矩而漫言無藩籬者陰也異同陰也而可否之有定爲陽不能定可否而漫言無異同者陰也以攀附爲陰而同心則又爲陽不求同心而謂無攀附者陰矣以嶮巇爲陰而壁立則又爲陽不能壁立而謂無嶮巇者

陰矣陰之數襲美護短逃譏趨譽事事求全而涕  
淚皆無所主陽之數瑕瑜不掩長短并呈如水偶  
濁之能受澄如人偶病之能受藥然陰之數世皆  
以爲善調停善涉世靡然趨之爲故常而陽之數  
合人少而任見多令人易執其所疵而難窺其所  
獨信若是則全而陰偏而陽者又安能辨之也曰  
有名寔之辨有安勉之辨有人與地之辨有人與  
法之辨夫馬必駕而後知其駑良刀必割而後知  
其利鈍典衣典冠之各守其畔此亦駑良利鈍之  
所由見也顧乃居官奉職無以踰人則跳而驚于  
聲矣曰是負時望者也又跳而驚於言矣曰是能  
建白者也而真品真才之耻于借事釣奇者又何  
從知之哉此名實之當辨者也畫者之寫生也法  
當于衆中陰察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使正衣冠尊  
瞻視楚楚相對豈復見其天平乎故時有所尚逐時  
者竭蹶而趨迹有所標襲迹者模擬而肖象貌雖  
工而意思所在于人合乃與天離矣此安勉之當  
辨者也荆棘之刺人也以之樊圃則堅芳蘭之堪

佩也以之當門則礙何也物各有所也故用非其所則雖廉靜如公綽不可肩滕薛之任用當其所於資格揆排于資俸執簿呼名以進而更無衡量其間奈何使長材不絀於短馭小器不盈于大受乎此人與地之當辨者也國家法勝于人臣下第奉行唯謹耳顧法久弊生或認弊爲法不肖緣法以生姦庸人借法以藏拙實心任事者反桎梏於虛文而不得展布其四體夫漢法號簡易矣龔渤海猶云望丞相御史毋拘臣以文法則何不移其嚴文網者以嚴紀綱移其遵陋規者以遵成憲而直爲此拘拘也則人與法之當辨者也惟辨之明則知之悉而人無不見之才知之悉則任之當而才無不盡之用是知之正所以養之也不此之圖而唯全是求竊恐議論愈刻祗愈增其嫌疑顧忌之私而自有之才情反索吹洗愈苛祗愈堅其掩飾彌縫之術而本來之神彩不舒則本欲求全才而反并其偏者失之矣况杞梓以尺朽棄勢必取

策

足于樗櫟之材白璧以微疵投勢必取足于無瑕  
之石偏至之士以求備黜勢必取足于無非無刺  
之鄉愿是苛刻之文未始不爲冒濫媒也世豈有  
無非無刺之鄉愿共天下而事猶可爲者乎則有  
知人養人之責者奈何不長思而蚤計也

狂愚代山東程

問狂愚古之疾也然聖人取曾點而歎述甯  
武子何耶抑其病者名而取者實也夫世  
之取人亦顧其有用耳如今世所爲名甚

美者蓋在愿謹明哲則狂愚之疾何怪焉  
然而于天下事有濟否古之豪傑如漢武  
侯謝東山狄懷英李長源韓稚圭皆以非  
常之原建非常之業果直以愿謹明哲勝  
歟今天下果病在狂愚耶抑托名愿謹明  
哲者誤之也揀之何術而可夫揀世者誠  
取其實用不必蹈世俗之拘論也其爲我  
茂明之

天下事任之者難成之者尤難也任之難患在人

託愿謹之名而成之難患在人好爲明哲之事夫  
愿謹與明哲世人所並驚以爲美也然起念于一  
身而不通于天下則愿謹者多拘而擔當之氣不  
充明哲者多巧而艱貞之心不苦于是乎識者常  
思所以揀之揀之則莫若反其名之美者而取世  
俗之所病以求其實蓋名之美者在一身儘能借  
以自完而負世俗之所通病者其質力所獨到實  
可以利天下今夫世俗之所通病者狂也愚也然  
二者吾以爲特病其名彼夫世網之所可繩皆一

跡之路也名理之所可束皆一隅之指也循其路  
而趨焉安于其所指而居焉以爲是砥行澤名之  
流而跣跣軒車者道弗載也名弗予也于是乎狂  
之名病若夫處中爲能先事爲捷臨岐爲慎居錫  
爲巧四者皆所謂智人之通術也而不如是則見  
爲愚夫無前却者窮矣不反顧者拙矣此愚之名  
所爲病也然孔子思中行而曾點之狂喟然與焉  
歷論列國之大夫而甯武子之愚曰不可及也夫  
狂愚病于世俗而嘆述于聖人豈世俗見其名聖

人見其寔也名之所設僅以周一身而寔之所至  
乃可以利濟天下之事故聖人常因世俗之所病  
以求其所爲狂愚者而進之今夫世人知狂之病  
而不知不狂者之病也知愚之病而不知不愚者  
之病也狂之病在不受束縛而不狂之病又在受  
束縛愚之病在知少而不愚之病又在知多夫令  
世清夷而君垂拱則曲謹者可坐鎮而聰明之士  
可以收兩全無難也然而無事之日少有事之日  
多矣易爲之日少難爲之日多矣此決非曲謹聰

明者可辦也有爲者其膽力常大難爲者其心計  
常苦膽力大故能空空濶濶神暇而見其全心計  
苦故能察察周周深思而幹其重此吾所謂狂與  
愚之實也狂則必愚愚則不必狂此兩者一病也  
真狂必愚真愚必狂此兩者又同實也隆中長嘯  
自比管樂何嚶嚶歟荆襄之役受任敗軍之際明  
知成敗利鈍非能逆睹而猶智決身殲則武侯之  
所以報先帝也東山縱心事外自謂潔軌迹崇世  
教弗屑也談笑新亭而折座上姦雄之氣夫非安



危一舉以其身爲孤注者耶則謝安之所以扶江  
左也委身女主陸博翠裘不幾無檢押歟屢試羅  
織之焰而猶陳附廟數言以振鸚鵡之一翼則梁  
公之所以輔廬陵也跡寄白衣志存方外無乃昂  
藏自放也歟處良姊郤國之間言人父子之事身  
犯讒鋒而一摘再摘之辭至今人主流涕則鄴侯  
之所以安儲位也惟宋韓魏公方正自愛跡不類  
狂然其論近代人物則曰才補規模小而生平未  
嘗以膽許人目中何空濶也至于再決大策知無  
不爲當時有爲公危者不聽得無有蹈萬歿一生  
而不知者耶則又魏公之所以定社稷也如此數  
君子者其迹則近於狂也其事則類乎愚也然吾  
所謂狂則數君子之膽力吾所謂愚則數君子之  
艱貞也膽力之狂不謂之任誕而謂之博大艱貞  
之愚不謂之鈍拙而謂之精忠夫博大精忠正當  
世所待以濟天下事者也而即藏于狂與愚之間  
是以世人病而聖人取焉嗟乎天下事盡人之膽  
力能任之盡人之艱貞能成之耳獨至愿謹者不

能任明巧者不能成得無以其名悞天下耶曰其起念處有辨也蓋愿謹者性太執量太偏隄防太刻與世太無親而居已太求全明巧者億太早筭太周趨舍太無常于已太嚮其利而與世太爭其所美此等原同根而發合轍而馳局於修飾之一途則必驚于機巧之曲徑而天下寧有絲毫之用憑藉此輩耶故捄世者曰與其謹也無寧狂與其巧也無寧愚謂狂愚之起念真也狂以活英雄之膽愚以固英雄之心英雄之膽活故可以破庸人窠臼而超出萬世之成局英雄之心固故禍福不知有身而利鈍不知有命險夷不知有勢而生死不知有時若是者無事之所爲平常而有事之所爲得力也易爲之日所執繩尺而議其後而難爲之日所袖手鎔愕而不能得其一二者也今夫醫之用參朮也積痼之人不能效也有良醫焉擇其藥之偏而有毒者攻之而於病也霍然矣夫用違其瘡即參朮亦有病而誠當其時即偏毒之藥皆盧扁所藉手也今天下亦積痼之時矣愿謹者束

文法并束議論而天下且以文法議論束之明哲者期保身更期保名而天下更操其身名之利害而疑且懼之金注其身而贅龐其事世亦安藉其尺寸之用哉然則愿謹明哲之士果若瓊輪珉軫乎非也真愿謹者即狷者之有所不爲也不爲之爲爲乃大也而世直以善其無能爲而已真明哲者即君子之安身後動也安而後動動乃臧也而世直以飾其不敢動而已夫曠蕩之托狂也暗昧之托愚也猶蛇角之擬龍而鳥冠之擬鳳也人人知之而蓄縮之托愿謹機智之托明哲則舉世莫非且轉相誇詡是不但陰享其利又陽收其名矣不乃益揚其波乎故世俗之所名明哲者非明哲也巧也而其所名愿謹者非愿謹也托愿謹而逃之者也亦巧也天下無事巧者享焉天下有事愚者當焉然使世無愚者即巧者亦何所托以自存嗟夫焦鹿腐鼠其與幾何至今弔武侯梁公輩之遺烈猶凜凜有生氣焉即爲身圖之遠且大者又孰有明哲于此者乎

道術 代王浦鶴四川程

問天命謂性率性謂道亦既直指矣而聖人所當率性者視愚人同異何如聖人既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而又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夫不知病百姓而無知稱聖人何歟且論道者輒曰無思也無爲也夫思爲非道人生固不能無思爲也何以率性而合於道人既不能無思爲聖亦人耳聖人之思爲與愚人同乎別乎道在人日用亦顧人能用之爾何以聖人能用道後之論者多尚道理解說矣必此之爲是彼則爲非然則若設一坊焉以繩人而何率之與有豈其所爲擇善固執者專在道理上着力也夫後世有議論而忘實用遂令大道不明而民益愚今不復稱引遊言以窮爾諸士第直以心所自得者爲我言之

妙於用之謂道能用之謂聖人用而不知之謂愚人夫天下無一人無道也無一物無道也無一刻

無道也道行乎中而聖人變化焉而不可知故聖人用處皆是道若夫愚人游道之中亦猶之聖人也而愚人不知所游之爲道是以不能用而終其身爲愚人蓋孔子嘗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又曰不可使知之者是也惟其日用是以不知若欲指日用而示之曰道愚人不能何以言之愚人有知聖人無知也有知者有心有心則不能見道之自然矣有知者有爲有爲則去道之無爲者遠矣凡道觸目皆是不得更有思索安排也思索

安排皆爲道用之具而非以用道然道非借思索安排則又不能用也故曰人能弘道聖人游於事物之中非無思索也而順其事物之自然非無安排也而因其事物所當付是以思索安排而皆妙于用道若愚人則思索而已不知思索之是道也安排而已不知安排之是道也是以盡屬于智故伎倆而於道離之愈遠則是聖人用道愚人不能用也聖人知之愚人不能知聖人知之正以其體無知愚人不知正謂其有知也何以明之道無大

小也凡庶民所謂饑食渴飲夏葛冬裘之節皆神聖之妙用也合於其所當然則安不合于其所當然則不安夫此安不安者皆愚人之真心也真心不容已如饑不容不食渴不容不飲而寒暑不容不裘葛焉聖人知之是以能用故已立而立人已達而達人聖人之用也皆率其不容已者而聖人無一毫思索安排焉愚人溺於飲食裘葛之中而不知其爲道是以即飲食裘葛種種生智故添伎倆而皆足以害道聖人之所用于天下者皆其不容已而愚人之所用于一身者皆其可已故高者爲名卑者爲利人生可已者大約不出此兩途而千古之道脉盡裂于庸衆人之手嗟乎今之世何愚者之多也于是有設爲解說曉諭者曰如何而爲當食當飲當裘葛也夫饑渴寒熱之來旣已動于不容已矣寧復講論道理而飲食裘葛之耶道理之說愈多而民之愚也益甚聖人見以爲真性則樂而愚人認以爲道理則苦也今夫父子之於

孝慈也性也必令曰如何而當孝如何而當慈若

設爲不孝慈之不可而坊之者而孝慈之真性離  
矣世寧有父呼號而子不戚然者乎子蹈虎尾而  
父不揀者乎此則其孝慈之性也特以愚人不能  
用此性以行之于日用之間是以孝慈之名獨尊  
夫萬物一性也五倫一倫也又以愚人不能用此  
性以行之於君臣朋友夫婦兄弟是以天下無忠  
信禮義而道始壞則不知性之過也聖人者知性  
原一而用殊如川源然百川一源也如木本然萬  
榦一本也不川不足以知源之用也不榦不足以

知本之用也而源與本實在我大小隱微日用動  
靜無之非是順其不容已而調停安頓無一物之  
不得其所是以爲聖人之用聖人者亦不過父呼  
號而子戚然者也子蹈虎尾而父急於揀者也而  
特知其不容已之性人人如是物物如是刻刻如  
是而能用之是以異于愚人而已何也聖人遇萬  
物無非其不容已者此時著不得思索安排著思  
索是第二念著安排是犯手也聖人不著第二念  
而動乎寂然之初不須犯手而從自在中流出是

以聖人之用神而聖人之力大凡用神者方所之所不能礙也力之大者是非毀譽之所不能束也彼直從天性而出而物物付之視義理合離之故與夫是非毀譽之數皆形色以後事而不關天性自然之體至於不能束不能礙而聖人於是爲真能用矣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鳶魚游於天淵愚人皆鳶魚也鳶魚能用天淵則聖人之鳶魚也聖人與愚人同性而與鳶魚同用聖人所以妙萬物而爲道也然則學者當何如曰吾非謂道理之

曉諭能惑人也中庸之言教曰修道之謂教其言教也慎獨而已矣自明誠謂之教其言教也明善而已矣此皆從本體了當之說也夫獨者何獨善者何善非本體耶本體在我原自物物光明第謂封閉於耳目惑亂于思慮兩者皆性上妄添之物夫性如鏡然添一物即礙一光明矣聖人所謂修所謂明去其妄添之物而自現其光明也故曰擇善擇其不容已之真把柄也若是即學問思辨種種得力蓋學問思辨不用之源頭從出之地總是



思索安排日困勉日益沉錮若用之源頭從出之地即此思索皆是真理會即此安排皆是真布置誰謂人生學道不宜著力第要識得着力主宰處耳主宰分明到處有用自能參贊天地必參贊天地乃謂之道蓋後之儒者習議論而遺工夫執工夫而失本體又錯認本體而忘實用彼且執先儒之一路同之異之借以供啾啾之口而毫不與身相關乃又認語言窠臼自有一等思索安排學問而不見生生不已之意顧又指議論工夫所嚮者爲安身立命之本而膠柱鼓瑟卒不通于家國天下夫學道之敝類如此其病寔在不知明道先生云今人處覆載中却不知天地在照臨之內却不理會得日月此冥然而行者謂之愚人嗟夫人生自有天地日月也得之現前失之千里奈何今參贊妙用千古獨歸之聖人而曰大哉聖人之道也哉

問兵法霸書也而曰帝曰王曰貴道德仁義而曰道德仁義貴和而重人乃窮其指

皆出于陰符而借大道以駕其說置兵固  
有術如學有學術道有道術仁有仁術不  
術不可以濟用者耶抑孫吳之術皆有合  
于黃帝太公之要道而奇正合變應于無  
窮者耶夫其術何在渭濱之韜厥有丹書  
尼父戰克亦戒臨事豈百慮一致共此幾  
希而千古莫究其旨耶將爲司命而保民  
利主何源何本兵有歿生將則命之上意  
云何而民與之同必歿而生其必何因幸  
生而歿其歿何故避不爲怯致果謂何舍  
之明勇勇於何在守何以地攻何以天何  
藏何動而神無形焉間爲詭謀何仁義聖  
智之能用何擊英雄之心而又云豪傑低  
首國勢乃久賞信惟賢何仁智忠能勇而  
不賞焉何愛之如子而殺其士卒之半物  
本事會具于軍書倘據見敷陳俚言亦採  
夫多士當 聖天子拊髀久矣其直明本  
心而無取勦說

微哉乎兵法之爲書也其聖人執天之道者乎世傳兵法起于陰符夫兵陰象也兵之術陰術也陽而生之陰而落之天之道也聖人象之謂之神明道德仁義禮也陰符陰也龍蛇起陸天地反覆乾坤猶不免焉而聖人以其陰符治之治之以陰而乃以扶其陽明不闕之氣使乾坤常整而不亂此兵法之所由起也聖人生而勿殺予而勿奪割于操刀而代于執斧勢之所至而機乘之機之所動而法乘之黃帝太公以爲道德仁義而孫吳當戰

爭之世得其說而變化之以爲法然至孫吳而法之變化已盡世或疑其離于道德仁義而不知道德仁義實行乎其中是之謂術凡聖人之利天下皆以其術也術根本心而生有是心即有是術今夫欲安人而勢不得不殺人以安之欲愛其民而勢不得不攻其國以爲救欲止戰而勢不得不從事于戰此其安人愛民止戰者心其殺人攻國而有事于戰者術也術愈變而愈多故兵法奇正合變生焉卽此亦謂之學術亦謂之道術亦謂之仁

術而總皆出于一心無術而欲救民是儒衣冠而  
佐馬上公之闕也心術主也丹書戒敬勝尼父懼  
臨事不敬不懼不可以將將之功歸于利主而其  
道莫大于保民利主在不有其身而保民貴於無  
欲此皆生于敬懼貪而無制雖智必敗二三而無  
成德雖巧必亡皆不敬懼之之過也兵者死地也  
用民之死先樂其生上意同乎民而後民與上同  
意民與上同意者死則一死生則一生耳目不遷  
思慮不亂默然以喻不可告語凡兵心貴一而成  
動有死志無死地一也故必死則生蹈死地無死  
心動也故幸生而死夫大將制兵譬陶人埏土鳧  
人冶金土金無常性而因工爲形士卒何常心而  
因將爲命故曰勝三軍一人勝凡戰勝不專擊也  
不專克也善避者勝善舍者勝擊乘我銳避伺彼  
瑕也避其堅且靜而伺其動避其閒且整而伺其  
勞避其小懼知自謹而伺其怯與奔我勿爲先勝  
之道也故善藏其果者爲能致果凡戰須時養其  
朝氣知足則有餘務窮其所至則竭是故舍服以

明勇務全其氣而不使窮于暮也守不足攻有餘  
謂力不足則守守靜勢也如龍之潛焉而人莫窺  
故道貴藏力有餘則攻攻動勢也如龍之飛焉而  
人莫禦故道貴動藏于九地幽以正也故士卒之  
耳目可愚而人心如山之必不可動不可勝在已  
也動于九天神不測也舍其所備奪其所愛速乘  
其利疾擊其不意可勝在敵也藏爲正動爲奇動  
爲正藏爲奇奇正相生如環無端善用兵者轉藏  
爲動轉動爲藏守焉而爲攻攻焉而爲守倏而天  
倏而地九天九地之妙未可以言泥也間非仁義  
聖智不能用也我好仁而厚施收敵人爲吾人而  
我用焉此間之妙也伺敵之間而間之或多爲之  
方以間之敵不受我間則我敗矣此非間之妙也  
故曰本之以仁行之以義通之以聖辨之以智此  
詭謀而正用之道也擊英雄之心者成大事者也  
然而上貴不伐之士不伐則無求無求則不爭不  
爭則和和則勝伐而爭豪傑之所患也用豪傑者  
作其必勝之氣而馴其勝人之心令如日月制如

千將能令豪傑低首而受約束則事成事成則功歸豪傑而利歸國家此大將之所務也故鞭箠施于英雄之驚而斧鑕不加于小人之庸若夫賞如餌焉餌之所在魚必爭之故魚亂于下人情見賞而動動則爭爭則亂夫情動于有所幸而欲常逞于無節故不賞仁而人不敢爭爲施則恩從上出也不賞智而人不敢爭爲謀則專決有主也不賞忠而人不敢爭爲直則上人之過不暴于衆也不賞能而人不敢爭爲巧則無藝不作而士心不淫也不賞勇而人不敢爭爲先則進退各從其律而陣不亂也此皆止亂之道也夫賞以生亂不如勿賞凡愛子可與俱生歿也驕子不可用也用士卒者卑身下士齊其甘苦固其歿志而致其命焉其厚而不能使者大將必斷之以刑刑毒藥也烈火也人情茹甘而吐毒狎水而避火吐之不傷生避之不殘形故尉繚子曰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其士卒之半言法貴必而示人之莫犯也故殺其半者活其全夫一夫投命足懼千夫千人敢歿賢于百

萬殺而生之刑而愛之兵之制也雖然具于軍書者可言也道在不可見事在不可聞勝在不可知雖孫吳莫得而盡言之此其爲聖人陰符之道而非愚生之所能言也

又

夫天下何事而可無術哉而况于兵世言兵用謀用智用機用權此兵之術也非聖人之術也聖人之術藏于愚孫武子之言曰使敵人不知其所攻守又曰愚士卒如驅羊而古太公之書曰聖人將

動必有愚也夫不惟愚敵而且愚其民不惟愚其民而且自藏于愚藏于愚兵術之所自起也神龍潛于虛無而變化于雲霧息之乎一而奮之乎時也聖人高視而遠臨深居而不覩顛倒奇正九地九天聖人且以爲寒暑風雨自然而不得不然聖人處之不驚而天下芸芸之衆皆羣焉驅走于其中飲之食之作之止之合之散之生之殺之天下不出聖人之金鼓號令而聖人何憂何嗇卒不自明其救天下正萬物之用故曰聖人之道如龍首

微矣哉聖人之爲兵術也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  
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術非道德仁義之失也  
以伯術爲兵術則失爾若夫聖人之術則道德仁  
義變化之總古來名將亦日用不知于其中合于  
法而勝不合於法而敗敗者固莫得其解而勝亦  
不識其機之何從轉而應之何從來然大要不出  
息于一而奮于時夫不一不可以爲乘而時至必  
不能已于奮此千古兵法之訣而聖人所爲有愚  
色也聖人以爲事至而機生機動而智起萬變生  
于道道生于自然至于行乎自然而智名勇功盡  
消化于聖人之愚色矣其用士卒也呼吸生死轉  
之于高山蹈之于深谿奪其趨避而齊其嚮背民  
之愚性至此乃見而得致其專一之用豈有意義  
可解語云可相告者乎是故聽行軍之去來進退  
而驅之如驅羊故敵莫得而窺之夫敵莫得而窺  
者術也凡戰之術主待賓則勝飽待饑則勝逸待  
勞則勝合待散則勝盛待衰則勝順也而善用兵  
者能逆取之故轉敵人之所勝者予我而轉我之



所不勝者予敵故曰難知如陰是故轉客爲主則  
陳湯可以擊郅支而班超可以擊莎車轉饑爲飽  
則量沙可以出乘輿而橫擊可以走契丹轉逸爲  
勞則二師之肄可以敵楚師疊陣之法可以却金  
人轉散爲合則左右之句卒可以走吳師之中軍  
晝夜之揚兵可以老思明之敵氣轉易爲險則據  
北山者可以破秦軍而決上流者可以擒龍且轉  
衰爲盛則厲氣之田單可以破燕師而轉鬪之馬  
隆可以敵羗衆此皆在戰守攻圍之外隨機立變  
順地制形萬事生于逆而萬變妙于轉也古之名  
將其于行間用人明賞信罰也大約以順爲正法  
而以逆爲奇法以直爲死法而以轉爲活法何也  
智如泉焉迅直而無轉勢則窮矣逆而導之紆曲  
以盡其變焉則其用源源而來矣用間而無間之  
跡者湯武是也夏癸之酒保而升之鼎節之間朝  
歌之鼓刃而得之垂綸之下用夏間夏用商間商  
也用豪傑而無駕馭之形者光武是也藏宮馬武  
之流豆粥麥飯之侶隴蜀既定馳志伊吾而絕口

不談兵以消其拔劍之氣而免其鼎菹之禍教而不誅寬而有制之義也不賞而更妙于賞者漢元帝唐玄宗是也甘陳之功不得爲通侯而郝靈荃之爵不過郎將使人不敢僥萬一而以百萬命嘗試也用罰而人不測者吳起是也吳起與秦將未合一夫不勝其勇獲雙首而還吳起立斬之軍吏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吳起曰非吾令也卒斬之斬以明令明令以止亂也凡此皆兵家之術靜以幽藏以正握奇于重閫之內而慮患于杳冥之表

者也總之古之聖人能自愚以愚人而後之用兵者各思自用其智而不覺爲敵所愚是以試之而輒敗雖然孫吳之世特霸世耳有財而人嚮其利有法而人畏其威故能以兵法操縱之至如今日帑藏漏卮于盜臣而內府之金錢已竭刑書屑越于逃將而天子之斧鉞不伸夫人主所以誘人者惟有財而所以使人懼者惟有法兩者去雖風后太公之復生亦不能輔而爲治然則如之何曰聖人在上決無窮而不通之勢是在反始而復其

寶日堂初集卷之八  
本以救天下其大端有二曰以政事理國以法令  
制兵政事者武爵任則兵強粟爵任則國富武爵  
以厲戰粟爵以勸農審權而程實之術也法令者  
殺之貴大賞之貴小今貴勿更以一民心無借人  
國柄而衰其勢 天子之威震而四夷賓萬物伏  
矣語有之綿綿不絕蔓蔓若何今天下之蔓多矣  
得無高談道德仁義而失其于襄薄伐之用乎愚  
生願以兵術之說進而效 神聖日中之焚也

寶日堂初集卷之八

